

海上花列传
(下)

说大系

海上花列传

韩邦庆 著

(下)

第三十二回

诸金花教法受皮鞭
周双玉定情遗手帕

按：黄翠凤未免有些秘密闲话要和钱子刚说，争奈诸金花坐在一旁，可厌已甚。翠凤眼睁睁看他半日，不禁好笑，问道：“耐坐来浪做啥？”金花道：“钱大少爷喊我上来个呀。”翠凤方才会意，却叹口气道：“钱大少爷喊耐上来末，替耐做媒人呀，耐阿晓得嘎？”金花茫然道：“钱大少爷勿曾说畹。”翠凤冷笑道：“也好哉！”子刚连忙摇手道：“耐劲怪俚。高亚白个脾气，我原说勿对个，一歇歇坐勿定，教俚也无处去应酬。”翠凤别转脸道：“要是我个讨人像实概样式，定归一记拗杀仔拉倒！”子刚婉言道：“耐要教教俚个哩，俚坎坎出来，勿曾做歇生意末陆里会嘎。”

翠凤从鼻子里叹出一声道：“看仔倪娘姨要打俚乃末，好像作孽；陆里晓得打过仔，随便搭俚去说啥闲话，俚总归勿听耐个哉，耐说阿要讨气。”金花忙答道：“阿姐说个闲话，我才记好来里。要慢慢交学起来个呀，阿对嘎？”翠凤

倒又笑而问道：“耐来浪学啥嘎？”金花堵住口说不出，子刚亦自粲然。

翠凤吸过两口水烟，慢慢的向子刚道：“俚个人生来是贱坯。俚见仔打末也怕个，价末耐巴结点个哩；碰着俚哉碗，说一声动一动。”说着转向金花道：“我搭耐说仔罢，照实概样式，好好交要打两转得哩！”

金花听说，呜咽饮泣，不敢出声。翠凤却也有些怜惜之心，复叹口气道：“耐做讨人还算耐运气，碰着仔倪个无姆，耐去试试看。珠凤比仔耐再要乖点，勔说啥打两记，缠缠脚末脚指头就沓脱仔三只！”金花仍一声儿不言语。

翠凤且自吸水烟，良久，又向子刚道：“论起来，俚噪做老鸨该仔倪讨人，要倪做生意来吃饭个呀；倪生意勿会做，俚噪阿要饿煞？生来要打哉碗。倪生意好仔点，俚噪阿敢打嘎？该应来拍拍倪马屁。就是像俚乃铲头信人，替老鸨做仔生意再要拨老鸨打，我总勿懂俚乃为啥实概贱嘎。”

说话之时，只听得楼下再有一肩轿子进门，接着外场报说：“罗老爷来。”黄金凤早于楼梯边迎接，叫声“姐夫，该搭来哩。”罗子富径往对过房间。

这里钱子刚即欲兴辞。黄翠凤一把拉住，喝令诸金花：“对过去陪陪！”金花去后，子刚方悄问翠凤道：“耐阿曾搭无姆说歇？”翠凤道：“勿曾。故歇去说，常恐说间架仔倒勿好，过仔节再看。该搭事体耐勔管，闲话末我自家来说。罗个出仔身价，耐替我衣裳、头面、家生办舒齐仔好哉。”

子刚应诺遂行。翠凤并不相送，放下水烟筒，向帘前喊道：“过来末哉。”于是金凤手挈罗子富，珠凤跟在后面，小阿宝随带茶碗及脱下的衣裳，一齐拥至房里，惟诸金花去楼

下为黄二姐作伴。

子富见壁上挂钟敲了十下，因告诉翠凤明晨有事，要早点转去困觉。翠凤道：“就该搭耐也早点困末哉哧，我有闲话搭耐说，勳转去。”

子富自然从命，令高升和轿班回寓。翠凤喊赵家姆来收拾停当，打发子富睡下。赵家姆暨金凤、珠凤、小阿宝陆续散出。翠凤料定没有出局，也就安置；在被窝中与子富交头接耳，商量多时，不必明叙。

高升知道次日某宦家喜事，借聚丰园请客，主人须去道喜，故绝早打轿子伺候。等到子富起身，乘轿往聚丰园，已是冠裳满座，灯采盈门。

吃过喜筵，子富不复坐轿，约同陶云甫、陶玉甫、朱蕙人、朱淑人两家弟兄，出聚丰园，散步闲行，适遇洪善卿，拱手立谈。朱蕙人忽想起一事，只因听见汤啸庵说善卿引着兄弟淑人曾于周双玉家打茶会，恐淑人年轻放荡，难于防闲，有心要试试他，便和洪善卿说：“好几日勿看见贵相知，阿好一淘去望望俚？”善卿亦知其意，欣然愿导。陶云甫道：“倪勿去哉哩。几花人跑得去，算啥嘎？”朱蕙人道：“我有道理，勿碍个。”

当时洪善卿领了罗子富及陶、朱弟兄，共是六人，并至公阳里周双珠家。双珠见这许多人，不解何故，迎见请坐，复喊过周双玉来。

朱蕙人一见双玉，即向淑人道：“耐叫仔两个局，勿曾吃歇酒，今朝朋友齐来里，我替耐喊个台面下去，请请俚噪。”朱淑人应又不好，不应又不好，忸怩一会，不觉红涨

于面。罗子富最为高兴，连说：“蛮好，蛮好。”催大姐巧因：“快点去喊哩。”淑人着急，立起身来阻挡道：“倪阿是到馆子浪去吃，叫个局罢？”子富嚷道：“馆子浪倪勦吃，该搭好。”不由分说，径令巧因去喊：“就故歇摆起来。”陶云甫向朱蕙人道：“耐个老阿哥倒无啥，可惜淑人勿像耐会白相。倪玉甫做仔耐兄弟，故末一淘白相相对景哉。”陶玉甫见说到自己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朱蕙人正色道：“倪住家来里夷场浪，索性让俚噪白相相。从小看惯仔，倒也无啥要紧；勿然一径关来噪书房里，好像蛮规矩，放出来仔来勿及个去白相，难末倒坏哉。”洪善卿接说道：“耐闲话是勿差，价末也要看人码。淑人末无啥要紧，倘然喜欢白相个人，终究白相勿得。”说得朱淑人再坐不住，假做看单条字画，掩过一边，匿面向壁；连周双玉亦避出房外。周双珠笑道：“俚噪两家头一样个脾气，闲话末一声无拨，肚皮里蛮乖来浪。”大家呵呵一笑，剪住话头。

迨至台面摆好，阿金请去入席，众人方趑过对面周双玉房间，即时发局票，起手巾，无须推让，随意坐定。朱淑人虽系主人，也不敬酒，也不敬菜，竟自敛手低头，嘿然危坐。周双玉在旁，也只说得一句：“请用点。”众人举杯道谢，淑人又含羞不应。阿德保奉上第一道鱼翅，众人已自遍尝，独淑人不曾动箸。罗子富笑道：“耐个主人要客人来请耐个。”因即擎起牙筷，连说：“请，请，请。”羞得淑人越发回过头去。朱蕙人道：“耐越是去说俚，俚越勿好意思，索性等俚歇罢。”为此朱淑人落得一概不管，幸有本堂局周双珠在座代为应酬，颇不寂寞。

一时，黄翠凤、林素芬、覃丽娟、李漱芳陆续齐集。罗子富首先摆庄，宾主虽止六人，也觉兴致勃勃。朱淑人捉空斜过眼梢望后偷觑，只见周双玉也是嘿然危坐，袖中一块玄色熟罗手帕拖出半块在外。淑人趁台面上豁拳热闹，暗暗伸过手去要拉他手帕，被双玉觉着，忙将手帕缩进袖中，依然不睬。淑人没奈何，自己去腰里解下一件翡翠猴儿扇坠，暗暗递过双玉怀里，双玉缩手不迭。淑人只道双玉必然接受，将手一放，那猴儿便滴溜溜滚落楼板上。周双珠听见声响，即问：“沓脱仔啥物事？”令巧因去桌下寻觅。淑人心慌，亲自去拾，不料双玉一脚踹住那猴儿，遮在裤脚管内，推说“无啥”，随取酒壶转令巧因去添酒，因此掩饰过去。

适临着淑人打庄，罗子富伸拳候教。淑人匆促应命，连输五拳。淑人取酒欲饮，忽听周双珠高声唤道：“双玉喏，来代酒呀。”淑人回身去看，果然周双玉已不在座，连楼板上翡翠猴儿也不知去向，淑人始放下心。巧因适取酒进房，代饮两杯，再唤双玉来代。双玉代过酒，仍是嘿然危坐。淑人再去偷觑，只见双玉袖中另换一块湖色熟罗手帕，也拖出半块在外。淑人会意，又暗暗伸过手去要拉。双玉正呆着脸看台面上豁拳，全不觉得，竟为淑人所得，揣在怀里，不胜之喜。意欲出席背地取那手帕来赏鉴赏鉴，又恐别人见疑，姑且忍耐。

无如罗子富兴致愈高，自己摆庄之后，定要每人各摆一庄。后来陶玉甫不胜酒力，和李漱芳先行，林素芬、覃丽娟随后告辞。黄翠凤上前撤去酒杯，按住罗子富不许再闹，方才散席。黄翠凤催着罗子富同去。朱蕩人、陶云甫向榻床对面躺下，吸烟闲谈。洪善卿趑过周双珠房间。剩下朱淑人，

独自一个溜出客堂，掏取怀里那手帕，随手一抖，好像一股热香氤氲喷鼻，仔细一闻，却又没有什么。淑人看那手帕，乃是簇新的湖色熟罗，四围绣着茶青狗牙针，不知是否双玉所绣；翻来覆去，联想一回，然后折叠起来，藏好在荷包袋内。正欲转身，忽见周双玉立在屏门背后偷觑微笑，淑人又含羞要避。双玉点首相招，淑人喜出望外，急急赶去。双玉却沉下脸咕嚕道：“耐该搭认得哉呀，同仔几花人来做啥？”淑人低声陪笑道：“价末歇两日我一干仔来。”双玉道：“耐有几花事体嘎？忙得来，再要歇两日。”淑人告罪道：“说差哉。明朝来，明朝定归来。”双玉始不言语，淑人亦就回房。

朱蕩人、陶云甫各吸两口烟，早是上灯时候，叫过洪善卿来，并连朱淑人相约同行。周双珠、周双玉并送至楼梯边而别。

双珠归到自己房间，双玉跟在后面。双珠不解其意，相与对坐于烟榻之上。双玉先自腼腆而笑，取出那翡翠猴儿给阿姐看。双珠看那猴儿浑身全翠，惟头是羊脂白玉，胸前捧着一颗仙桃，却是翡色，再有两点黑星，可巧雕作眼睛，虽非稀罕宝贝，料想价值匪轻，问双玉道：“阿是五少爷送拨耐哉？”双玉不答，仅点点头。双珠答道：“故是送拨耐个表记，拿去坑好来浪。”

双玉脸色一雌，叫声“阿姐”，央及道：“勳拨洪老爷晓得哩。”双珠问：“为啥？”双玉道：“洪老爷要告诉俚朵屋里个呀。”双珠道：“洪老爷末为啥去告诉俚朵屋里嘎？”双玉呐呐然说不出口。双珠举两指头点了两点，笑道：“耐末真是外行！耐做五少爷是坎坎做起呀，告诉仔洪老爷末，随便啥拜托拜托，倘然五少爷勿来，也好教洪老爷去请，阿是

蛮好？为啥要瞒俚嘎？”双玉道：“价末阿姐搭洪老爷说一声，阿好？”双珠沉吟道：“我说也无啥；就不过五少爷个闲话耐才要说出来，故末我替耐说。”双玉道：“五少爷勿说啥，就说是明朝来。”双珠沉吟不语。

双玉取那翡翠猴儿，复欣欣然下楼，到周兰房间里，要给无姆看。只见周兰躺在榻床上，沉沉闭目，烟迷正浓，周双宝爬在榻床前烧烟。双玉不敢惊动，正要退出。不想周兰并未睡着，睁眼叫住，问双玉：“啥事体？”双玉为双宝在旁，不肯显然呈出，含糊混过。周兰只道双玉又要说双宝的不是，因支使双宝出房。双宝去后，双玉然后近前，靠着周兰腿膀，递过那翡翠猴儿。周兰擎在掌中，啧啧称赞。

双玉满心欢喜，待要诉说朱淑人如何情形，忽听得楼梯上咭咭咯咯是双宝脚声上楼。双玉急急的收起猴儿，辞了周兰，捏手捏脚一直跟到楼上。双宝径进双珠房间，双玉悄立帘下暗中窃听，听那双宝带哭带说道：“我碰着仔前世里冤家！刚刚反仔一泡，故歇咿来浪说我啥，我是定归活勿落个哉！”双珠道：“俚勿是说耐哩。”双宝道：“啥勿是嘎！勿是末，为啥教我走开点？”

双玉听到这里，好似一盆焰腾腾炭火端上心头，欷地掀帘，挺身进去，向靠壁高椅一坐，盛气说道：“我搭无姆说句闲话，阿是耐勿许我说？我就依仔耐，从此以后，终勿到无姆房间里去说一声闲话末哉！阿好？”双珠厌闻口舌，攒眉嗔道：“啥要紧嘎！”一面调开双宝，一面按住双玉。双玉见阿姐如此，亦就隐忍。

晚餐以后，大家忙乱出局。及十点多钟，双珠先回，洪善卿吃得醉醺醺的接踵而至。双珠令阿金泡一碗极酽的雨前

茶给善卿解渴，随意讲说，提起朱淑人和双珠来。双珠先嗤的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“故歇个清倌人比仔浑倌人花头再要大，耐一淘来里台面浪，阿是勿曾晓得？”善卿问故。双珠遂将淑人赠翡翠扇坠与双玉之事，细述一遍。善卿道：“双玉也好做大生意哉，就让俚来点仔大蜡烛罢。”双珠道：“好个，耐做媒人哉咯。”善卿道：“媒人耐去做，我末帮帮耐好哉。”双珠应诺。计议已定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午牌时分，善卿、双珠同时起身，洗了脸，吃些点心，阿金即送上一张请客票头。善卿看是王莲生的，请至张蕙贞家面商事件，遂令传说：“晓得哉。”善卿就要兴辞。双珠嘱咐：“晚歇来。”善卿道：“晚歇淑人来，我间架头倒是勿来个好。”双珠想也不差。

善卿乃离了周双珠家，出公阳里，经同安里，抄到东合兴张蕙贞家，上楼进房。那张蕙贞还蓬着头，给王莲生烧鸦片烟。莲生迎见善卿，当令娘姨去叫菜吃便饭。善卿坐下，莲生授过一篇帐目，托善卿买办。善卿见开着一副翡翠头面，件件俱全，注明皆要全绿。善卿道：“翡翠物事，我搭耐一淘去买个好。推扳点，百十洋钱也是一副头面；倘然要好个，再要全绿，常恐要千把朵哩。”蕙贞插嘴道：“我说一千洋钱还勿够哩。耐去算哩，一对钏臂末就几百洋钱也勿稀奇咯。”善卿问蕙贞：“阿是耐要买？”蕙贞倒笑起来道：“洪老爷说笑话哉！倪末阿配嘎，金个还勿曾全哩，要翡翠个做啥？”善卿料知是为沈小红办的了。

当时蕙贞去客堂窗下梳头，莲生躺在榻床上吸烟。善卿移坐下手，问莲生道：“沈小红搭，耐今年用脱仔勿少哉呀，再要办翡翠头面拨俚？”莲生蹙颊不语。善卿道：“我说耐就

回头仔俚也无啥。”莲生叹口气道：“耐先搭俚办两样再说。”善卿度不可谏，不若见机缄口为妙。

须臾，娘姨搬上聚丰园叫的四只小碗并自备的四只荤碟，又烫了一壶酒来，莲生请善卿对坐小酌。

第三十二回终。

第三十三回

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

按：洪善卿、王莲生吃酒中间，善卿偶欲小解，小解回来，经过房门首，见张蕙贞在客堂里点首相招。善卿便踱出去，蕙贞悄地说道：“洪老爷难为耐，耐去买翡翠头面，就依俚一副买全仔。王老爷怕个沈小红真真怕得无淘成个哉！耐勿曾看见，王老爷臂膊浪，大膀浪，拨沈小红指甲掐得来才是个血，倘然翡翠头面勿买得去，勿晓得沈小红再有啥刑罚要办俚哉！耐就搭俚买仔罢。王老爷多难为两块洋钱倒无啥要紧。”

善卿微笑无言，嘿嘿归座。王莲生依稀听见，佯做不知。两人饮尽一壶，便令盛饭。蕙贞新妆已毕，即打横相陪，共桌而食。

饭后，善卿遂往城内珠宝店去。莲生仍令蕙贞烧烟，接连吸了十来口，过足烟瘾。自鸣钟正敲五下，善卿已自回来，只买了钏臂、押发两样，价洋四百余元，其余货色不

合，缓日续办。莲生大喜谢劳。

洪善卿自要了理永昌参店事务，告别南归。王莲生也别了张蕙贞，坐轿往西荟芳里，亲手贐与沈小红。小红一见，即问：“洪老爷哩？”莲生说：“转去哉。”小红道：“阿曾去买嘎？”莲生道：“买仔两样。”当下揭开纸盒，取翡翠钏臂、押发，排列桌上，说道：“耐看，钏臂倒无啥，就是押发稍微推扳点，倘然耐勿要末，再拿去调。”小红正眼儿也不曾一觑，淡淡的答道：“勿曾全哩呀，放来浪末哉。”

莲生忙依旧装好，藏在床前妆台抽屉内，复向小红道：“再有几样末才勿好，勿曾买，停两日我自家去拣。”小红道：“倪搭是拣剩下来物事，陆里有好个嘎！”莲生道：“啥人拣剩下来？”小红道：“价末为啥先要拿得去？”

莲生着急，将出珠宝店发票送至小红面前，道：“耐看哩，发票来里哋。”小红撒手撩开，道：“我覷看。”莲生丧气退下。阿珠适在加茶碗，呵呵笑道：“王老爷来里张蕙贞搭忒啥开心哉，也该应来吃两声闲话，阿对？”莲生亦只得讪笑而罢。

维时天色晚将下来，来安呈上一张请客票头，系葛仲英请去吴雪香家酒叙。莲生为小红脸色似乎不喜欢，趁势兴辞赴席。小红不留不送，听凭自去。

莲生仍坐轿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，主人葛仲英迎见让坐。先到者只有两位，都不认识，通起姓名，方知一位为高亚白，一位为尹痴鸳。莲生虽初次见面，早闻得高、尹齐名，并为两江才子，拱手致敬，说声“幸会”。接着外场报说：“壶中天请客说，请先坐。”葛仲英因令摆起台面来。王

莲生问请的何人，仲英道：“是华铁眉。”这华铁眉和王莲生也有些世谊，葛仲英专诚请他，因他不喜热闹，仅请三位陪客。

等了一会，华铁眉带局孙素兰同来。葛仲英发下三张局票，相请入席。华铁眉问高亚白：“阿曾碰着意中人？”亚白摇摇头。铁眉道：“不料亚白多情人，竟如此落落寡合！”尹痴鸳道：“亚白个脾气，我蛮明白来里。可惜我勿做信人，我做仔信人，定归要亚白生仔相思病，死来里上海。”高亚白大笑道：“耐就勿做信人，我倒也来里想耐呀。”痴鸳亦自失笑道：“倒拨俚讨仔个便宜。”华铁眉道：“‘人尽愿为夫子妾，天教多结再生缘’，也算是一段佳话。”

尹痴鸳又向高亚白道：“耐讨我便宜末，我要罚耐。”葛仲英即令小妹姐取鸡缸杯。痴鸳道：“且慢！亚白好酒量，罚俚吃酒无啥要紧。我说酒末勿拨俚吃，要俚照张船山诗意再做两首，比张船山做得好就饶仔俚，勿好末再罚俚酒。”亚白道：“我晓得耐要起我花头，怪勿得堂子里才叫耐‘囚犯’。”痴鸳道：“大家听听看，我要俚做首诗，就骂我‘囚犯’；倘然做仔学台主考，要俚做文章，故是‘乌龟’‘猪卢’才要骂出来个哉！”合席哄然一笑。高亚白自取酒壶筛满一鸡缸杯，道：“价末先让我吃一杯，浇浇诗肚子。”尹痴鸳道：“故倒无啥，倪也陪陪耐末哉。”

大家把鸡缸杯斟上酒，照杯干讠。尹痴鸳讨过笔砚笺纸，道：“念出来，我来写。”高亚白道：“张船山两首诗，拨俚意思做完个哉，我改仔填词罢。”华铁眉点头说是。于是亚白念，痴鸳写道：

先生休矣！谅书生此福，几生修到？磊落须眉

浑不喜，偏要双鬟窈窕。扑朔雌雄，骊黄牝牡，交在忘形好。钟情如是，鸳鸯何苦颠倒？

尹痴鸳道：“调皮得来，再要罚哩。”大家没有理会。又念又写道：

还怕妒煞仓庚，望穿杜宇，燕燕归来杳。收拾买花珠十斛，博得山妻一笑。杜牧三生，韦皋再世，白发添多少？回波一转，蓦惊画眉人老！

高亚白念毕，猝然问尹痴鸳道：“比张船山如何？”痴鸳道：“耐阿要面孔，倒真真比起张船山来哉！”亚白得意大笑。

王莲生接那词来，与华铁眉、葛仲英同阅。尹痴鸳取酒壶向高亚白道：“耐自家算好，我也勿管；不过‘画眉’两个字，平仄倒仔转来，要罚耐两杯酒。”亚白连道：“我吃，我吃。”又筛两鸡缸杯一气吸尽。

葛仲英阅过那词，道：“《百字令》末句，平仄可以通融点。”亚白道：“痴鸳要我吃酒，我勿吃。俚心里总归勿舒齐，勿是为啥平仄。”华铁眉问道：“‘燕燕归来杳’，阿用啥典故？”亚白一想道：“就用个东坡诗，‘公子归来燕燕忙’。”铁眉默然。尹痴鸳冷笑道：“耐啻来浪骗人哉！耐是用个薄松龄‘此似曾相识燕归来’一句呀，阿怕倪勿晓得。”亚白鼓掌道：“痴鸳可人！”铁眉茫然，问痴鸳道：“我勿懂耐闲话。‘似曾相识燕归来’，欧阳修、晏殊诗词集中皆有之，与薄松龄何涉？”痴鸳道：“耐要晓得该个典故，再要读两年书得哩。”亚白向铁眉道：“耐勦去听俚，陆里有啥典故。”痴鸳道：“耐说勿是典故，‘入市人呼好快刀’，‘回也何曾霸产’，用个啥嘎？”铁眉道：“我倒要请教请教，耐来浪说啥？”

我索性一点勿懂哉咧！”亚白道：“耐去拿《聊斋志异》，查出《莲香》一段来看好哉。”痴鸳道：“耐看完仔《聊斋》末，再拿《里乘》《闽小纪》来看，故末‘快刀’‘霸产’包耐才懂。”

王莲生阅竟，将那词放在一边，向葛仲英道：“明朝拿得去上来睬新闻纸浪，倒无啥。”仲英待要回言，高亚白急取那词纷纷揉碎，丢在地下道：“故末谢谢耐，勳去上！新闻纸浪有方蓬壶一班人，倪勿配个。”

仲英问蓬壶钓叟如何，亚白笑而不答。尹痴鸳道：“教俚磨磨墨，还算好。”亚白道：“我是添香捧砚有耐痴鸳承乏个哉，蓬壶钓叟只好教俚去倒夜壶。”华铁眉笑道：“狂奴故态！倪吃酒罢。”遂取齐鸡缸杯首倡摆庄。

其时出局早全：尹痴鸳叫的林翠芬，高亚白叫的李浣芳，皆系清倌人；王莲生就叫对门张蕙贞。豁起拳来，大家争着代酒。高亚白存心要灌醉尹痴鸳，概不准代。王莲生微会其意，帮着撮弄痴鸳。不想痴鸳眼明手快，拳道最高，反把个莲生先灌醉了。

张蕙贞等莲生摆过庄才去，临行时谆嘱莲生，切勿再饮。无如这华铁眉酒量尤大似高亚白，比至轮庄摆完，出局散尽之后，铁眉再要行“拍七”酒令，在席只得勉力相陪。王莲生糊糊涂涂，屡次差误，接着又罚了许多酒，一时觉得支持不住，不待令完，竟自出席，去榻床躺下。华铁眉见此光景，也就胡乱收令。

葛仲英请王莲生用口稀饭，莲生摇手不用，拿起签子，想要烧鸦片烟，却把不准火头，把烟都淋在盘里。吴雪香见了，忙唤小妹姐来装。莲生又摇手不要，欵地起身拱手，告

辞先行。葛仲英不便再留，送至帘下，吩咐来安当心伺候。

来安请莲生登轿，挂上轿帘，搁好手版，问：“陆里去？”莲生说：“西荟芳。”来安因扶着轿，迳至西荟芳里沈小红家，停在客堂中。

莲生出轿，一直跑上楼梯。阿珠在后面厨房内，慌忙赶上，高声喊道：“阿唷！王老爷，慢点哩！”莲生不答，只管跑。阿珠紧紧跟至房间，笑道：“王老爷，我吓得来！勿曾跌下去还算好。”

莲生四顾不见沈小红，即问阿珠。阿珠道：“常恐来浪下头。”莲生并不再问，身子一歪，就直挺挺躺在大床前皮椅上，长衫也不脱，鸦片烟也不吸，已自鼾腾睡去。外场送上水铰手巾，阿珠低声叫：“王老爷，揩把面。”莲生不应。阿珠目示外场，只冲茶碗而去。随后阿珠悄悄出房，将指甲向亭子间板壁上点了三下，说声“王老爷困哉”。

此也是合当有事。王莲生鼾声虽高，并未着惚，听阿珠说，诧异得狠。只等阿珠下楼，莲生急急起来，放轻脚步，摸至客堂后面，见亭子间内有些灯光。举手推门，却从内拴着的。周围相度，找得板壁上一个鸽蛋大的椭圆窟窿，便去张觑。向来亭子间仅摆一张榻床，并无帷帐，一目了然。莲生见那榻床上横着两人，搂在一处。一个分明是沈小红；一个面庞亦甚厮熟，仔细一想，不是别人，乃大观园戏班中武小生小柳儿。

莲生这一气非同小可，拨转身，抢进房间，先把大床前梳妆台狠命一扳，梳妆台便横倒下来，所有灯台，镜架，自鸣钟，玻璃花罩，乒乒乓乓撒满一地。但不知抽屉内新买的